

# 论唃廝囉政权兴起之因

乔春

(青海民族学院 民族研究所 青海 西宁 810005)

**摘 要:** 唃廝囉政权在北宋时期兴盛一时,尤其是其首都青唐城成为东西商贸交通的要道和军事重镇,因此,研究唃廝囉政权在河湟兴起的原因,对于了解河湟地区在古代西北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唃廝囉; 政权; 兴起; 原因

**中图分类号:** K281/288

**文献标识码:** B

唃廝囉政权的兴起是公元 11 至 12 世纪初,我国西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藏族历史上自吐蕃王朝灭亡后,由藏族各部落建立的诸多地方政权中影响较大的一个政权,是河陇一带吐蕃大小部落的第二次大联盟(以凉州为中心的,以潘罗支为首的第一次联盟的延续和发展)<sup>[1]</sup>。唃廝囉政权的出现是当时活动在今甘肃、青海地区的吐蕃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方面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种必然结果不排除历史现象中的许多偶然性,“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在于发现这些规律”<sup>[2]</sup>。

本文试从唃廝囉政权兴起前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宗教及与周边国家间的联系来谈其兴起的原因,同时探讨河湟地区在西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

## (一)政治因素

### 1、论恐热和尚婢婢等军阀集团的混战

吐蕃王朝自 842 年(唐武宗会昌二年)赞普朗达玛(又称达磨)被弑后解体。朗达玛死后,由于政权中枢失去了控制,在赤松德赞时就已形成的两派贵族集团间为争夺王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原来只是各派凭借实力,在宫廷内摆布赞普的废立<sup>[3]</sup>,现在则各挟制朗达玛之子俄松和永丹,为继嗣赞普位而进行混战。这时,原系吐蕃贵族或其子弟的边地守将也纷纷卷入这场争夺执掌国家实际权力的斗争中,使得边地空虚,给外族以可乘之机。首先是落门川讨击使论恐热(又称尚恐热)起兵;尔后是论恐热联合大贵族杰多热(后遭灭族),劝说三部兵(苏毗、吐谷浑、羊同)万骑进攻镇守渭州(今甘肃平凉)的宰相尚思罗。“尚思罗走松州,论恐热追杀之,尽并其众”<sup>[4]</sup>。843 年,论恐热又率兵二十万攻鄯州(今青海乐都),争战数年,850 年尚婢婢败走甘州<sup>[5]</sup>。其间,整个河西、陇右的吐蕃边将都

加入混战,时达二十余年。866 年,论恐热为拓拔怀光所杀,战争立逐渐平息下来<sup>[6]</sup>。自吐蕃王朝灭亡之后,其内讧也就开始了。贵族论恐热和尚婢婢内斗最为激烈,进而使陇右、河西等地边将也加入争权夺利的战争当中,并为贵族所利用。贵族的夺权斗争,跟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斗争一样,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这时人民急需一个稳定、团结和利民的政权出现。

### 2、各地方豪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策略

唃廝囉从 1015 年至 1032 年的十七年间,先后被李立遵、温逋奇尊立为“王”、“赞普”,然而始终未能摆脱依附他人的局面,只是在迁徙青唐后,他才真正结束受制于他人的政治处境,独立地建立起政权,确立了青唐主的地位。朗达玛在卫藏地区灭佛的影响还未到河湟地区时吐蕃王朝便已解体,为此,佛教在河湟地区的影响仍然很大,于是,象征佛教化身的吐蕃赞普形象在这里依旧显得很神圣。同时,河湟地区的一些吐蕃大首领希望能寻到在吐蕃百姓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赞普的后人,用这样的政治人物作为号召众人的一面旗帜,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目的,进而壮大自己的势力。起初,河州大贾何郎业贤到西域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做生意,发现一个叫欺南陵温的人,是有高贵血统的吐蕃赞普的后人,将其带回河州。不久,当地大酋豪耸昌厮均又将欺南陵温挈至移公城(今甘肃夏河县境)<sup>[7]</sup>,欲于河州“立文法”<sup>[8]</sup>。此后,河湟地区有很大影响的大首领宗哥李立遵、邈川首领温逋奇得知耸昌厮均控制了赞普的后人,旋即以武力把唃廝囉劫持到廓州(今青海化隆境)“立文法”,并尊之为“赞普”<sup>[9]</sup>。后来,李立遵把都城从廓州迁到宗哥城(今青海平安县)<sup>[10]</sup>,自立为相(论逋),挟“赞普”以令诸侯。很快,李立遵“部族寝强”,成为“族帐甚盛,胜兵六七万”的大族<sup>[11]</sup>。随着势力的膨胀,李立遵

收稿日期: 2006-05-10

作者简介: 乔春(1980-),男,土族,青海互助人,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硕士。

忘乎所以,在族人面前作威作福,骄恣好杀,甚至谋取赞普的位置。唃廝囉由于日渐长大,终同李立遵关系破裂,他意识到宗哥城是李立遵的势力范围,对其不利。“李立遵侄纳厮结等窃诱唃廝囉往邈川城温逋奇住坐”<sup>[12]</sup>,于是,唃廝囉于1023年(天圣元年)至1024年(天圣)迁到邈川。唃廝囉迁到邈川后被温逋奇立为赞普,并自立“论逋”。然而,温逋奇同李立遵一样有个人野心,不满足于“论逋”的地位,欲取代唃廝囉。温逋奇用手中的权力发动“宫廷”政变,将唃廝囉囚禁在一口陷井里,然后捕杀其宗信亲党。终守井的士兵放出唃廝囉后利用“赞普”的号召力结集部众平息政变。政变平息后唃廝囉感到邈川也不利其发展,故又举部迁徙至青唐。作为赞普后人的唃廝囉初被李立遵和温逋奇当成扩大的政治工具而利用,后唃廝囉发现他们的政治野心便迁至青唐。这时唃廝囉必须要加强巩固其势和,为此唃廝囉政权出现并兴起,近百年间,成为甘青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

## (二)经济和地理因素

唃廝囉初立时,其疆域主要在洮州之地。据宋人曾公亮等撰《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边防》洮州条载:“今邈川大首领唃廝囉立文法,临制诸羌,款塞为蕃臣,起部族在洮河之地。康定中命为节度以羁縻之。东至岷州百七十里,西无州县,南至叠州百七十里,北至河州三百十里。”(《秦州》)西路堡寨熟户蕃部之外,即与西蕃唃廝囉地界相接”<sup>[13]</sup>。可理解为唃廝囉地区东至秦州界,秦州即天水,又可见天水都辖区并非全属唃廝囉,其东部属宋,西部属唃廝囉,包括勇士(与榆中邻)、源道(与襄武邻)等县。清人顾祖禹在论述青唐及河湟时说:“西宁镇”,“河湟环带,山峡纡回……城多坚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沃,灌溉流通。……宋关中戍守,不越秦风。熙宁以后,始务远略,图复河湟,以制西夏”<sup>[14]</sup>。可看出,河湟地区如青唐和宗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水草丰美,易经营农牧业。总之,唃廝囉政权的疆域,大概包括宋代的鄯、廓、熙、河、洮、岷、迭等州和积石军,即大约东达秦州界,北邻夏国界,南包括甘南等地,西边逾青海湖。也就是说,基本上在今天的安多地区,而其中心在河湟西宁一带。

从汉藏史籍记载来看,青唐城一带的封建领主经济有较高的发展。唃廝囉时北宋韩琦说:“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落,散居山野,不相君长,耕牧自足”<sup>[15]</sup>,呈现一片农业和牧业富足的小康景象。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三月,时任右相的赵挺之上书奏称:“湟、鄯之复,岁费朝廷供亿一千五百余万,……盖鄯、湟乃西蕃(唃廝囉之二小国,湟州谓之邈川,鄯州谓之青唐,与河南为三国,其地滨河,多沃壤。若三国分据时,民之输于国厚,而又每族各有酋长通领之皆衣食贍足,取于所属之民。……若以昔输于三国者百分之一入县官,即湟州资费有余矣。”<sup>[16]</sup>从赵挺之奏言中可见,唃廝囉时期国主与各部落酋长取于属民的租赋是非常可观的,若没有较高的农牧业生产是很难实现的。从唃廝囉向北宋进贡的马匹数量之多,可以看出其有众多的畜群。宋人曾说:“今秦州接连熙州及青唐羌界,乃自古产良马之地,宋朝以茶易马于秦州,置提举茶马司,凡中国战马,皆自此路得之。”<sup>[17]</sup>这里指用四川的茶叶来换取甘青藏族的马匹。王韶说:“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置提举熙河路买马”<sup>[18]</sup>。当时每年易马达五千余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畜牧业的发达程度。总之,唃廝囉牧业分布在青唐以西的草原,过赤岭(日月山),“地皆平衍,无壅断”<sup>[19]</sup>,可供牧放牲畜。在青唐西川、北川、南川三河的汇合点,水源充足,气候适中,适于发展农业。

由上可知,唃廝囉在东至秦州界,北至夏国境内,南至甘南,西至青海湖的广大区域内发展,周围有高山作为屏障,并同周围各国隔界相望,既有利于经济上的相互来往,又有利于发生战争时获取消息,在农牧业上,由于青唐西川、北川、南川三河汇合点水源充足,气候适中,易发展农业。过赤岭西地势平坦,有广阔的草原,易发展牧业。这一系列优势,使得唃廝囉具备了天时、地利,并使其建立国家成为可能。

## (三)文化和宗教因素

唃廝囉的宗教和文化继承了吐蕃王朝的传统宗教文化,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据藏文史料记载,当朗达玛灭佛时,在典卧日地方(在今西藏曲水县雅鲁藏布江南岸)有三名僧人(藏饶赛、朗格迥和马尔释加牟尼)得知灭佛情况后,遂携带戒律、经书等逃往阿里,最后辗转至今河湟一带,传播佛法。在唃廝囉建青唐政权前,河湟吐蕃地区没有建立规模宏大的寺院,僧人的活动仅限于民间及乡村间寺院。僧人们利用优越地位,干预各个部落的军政事务,参加争夺部落领导权的斗争,因而,僧人带领百姓冲锋陷阵屡见不鲜。1016年(宋大中祥符九年)发生的河湟吐蕃与宋争夺陇西的三都谷战役的指挥者,就是曾经是僧人的大首领李立遵,其他僧人也参与战役的指挥活动<sup>[20]</sup>。随着僧人势力的增长,河湟地区的佛教不断兴盛,“此时各派争立寺院,大有取各地独立王而代之的趋势”<sup>[21]</sup>。李远《唐书》中说:“青唐城之西,有青唐水,注宗河,水西平远,建佛祠,广五六里,缭以冈垣,屋至千余楹。为大像,以黄金浮其身,又为浮屠十三级以护之。僧丽(罹)法无不免者。城中之屋,佛舍居半。”从记载中可想见当时唃廝囉境内佛教兴盛的状况。佛教的兴盛导致僧人进一步夺权,以便建立政教合一政权。尤其是利用宗教起家的李立遵,把各种宗教势力控制在自己手中,掌握河湟各吐蕃部落,进而掌握河湟一带的政治势力。此时,他就迫切需要扶植一个年幼的傀儡赞普上台号召,以达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和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治目的。

青唐时期的河湟佛教,不断影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了信仰后,人们在精神上有了依托,进而便考虑怎样改变自己所处的困境。当朗达玛灭佛后,西藏僧人将佛教带入河湟,此后,佛教被僧人领袖所利用,成为争权夺利的思想工具。他们利用佛教的号召力,兴佛建庙,来取代各地的独立王,以建立政教合一的制度。佛教思想不断深入人们的头脑,人们也因战争带来的悲惨命运无法改变,而将希望寄托在佛教身上,所以大力支持兴佛,同时也希望用佛教的力量建立一个安定、团结、和平的国家。因此,由于各贵族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得佛教在唃廝囉建立政权过程中得到发展并成为其主导思想。

## (四)周边王朝的影响

唃廝囉建国前的最大威胁是西夏。1004年(宋景德元年)正月,西夏李继迁攻打西凉府六谷部落潘罗支政权,潘罗支伪降,继而集部众袭杀李继迁,李继迁中箭身亡。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继承王位,于1028年(宋天圣六年)派子元昊领兵攻打甘州,乘胜取西凉府,摧毁了以潘罗支为首的联盟体。凉州被占对河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宗哥地区的李立宗和邈川区的温逋奇,为遏止西夏的进逼,保卫河湟吐蕃的利益,在“西蕃无主”的情况下,拥立唃廝囉,组织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吐蕃联盟行。元昊继位后把矛头直指唃廝囉,企图吞并黄河河南、湟水流域,扩大统治区域,壮大与宋朝抗衡的实力。为加强对西夏的对抗力量,唃廝囉加快了经济的发

展,加强战备和间谍工作,加快了建国的步伐。

宋朝采取了“联蕃制夏”的政策,不断对唃廝囉以政治封号和经济帮助,同时唃廝囉积极配合宋朝,以维护其自身利益。西夏崛起后,逐渐成为宋朝在西北的心腹之患,宋朝希望河湟吐蕃成为牵制西夏的一股力量。996年(太宗至道元年)7月,“西凉府押蕃落副使折通喻龙波上言:蕃部频为继迁侵略,请求宋派官统帅吐蕃诸部,诏以丁维清知州事。赐以牌印”<sup>[122]</sup>。可看出,宋朝派官员加强对吐蕃的联络,是“联蕃制夏”的重要措施。随着凉州潘罗支的灭亡,宋朝很自然地把“联蕃制夏”的主要对象转到唃廝囉身上。10144年(大中祥符七年)泾原守将曹玮就建议:“宣厚结唃廝囉以抗德明”<sup>[123]</sup>。1036年(景祐元年)元昊取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之地,形势紧急,宋派鲁经出使青唐,赐帛2万匹,令唃廝囉进击元昊。1040年(仁宗康定元年)8月,派刘涣出使青唐,联合唃廝囉<sup>[24]</sup>。此后,宋不断派使者加紧推行“联蕃制夏”的政策。

为联合唃廝囉进攻西夏,宋朝封给高官厚禄,以拉拢唃廝囉达到解除边患的政治目的。1032年(明道元年)8月“宣唃廝囉除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每月支大彩一十五尺,角茶一十五斤,散茶五十斤……”<sup>[125]</sup>1035年(景祐二年)十二月,宋授唃廝囉“保顺军节度观察留后”,月支大彩三十匹,角茶三十斤,散茶一百斤,岁给钱由秦州就近赐给<sup>[26]</sup>。唃廝囉击退元昊后,曾不断向宋朝献捷请功。1038年10月,西夏元昊称帝,宋室为之大震,为遏止西夏兵南下,宋不断重赏“同盟者”唃廝囉。1038年12月,宋加封唃廝囉为“保顺军节度使”,岁给丝绢千匹,角茶千斤,散茶一千五百斤<sup>[27]</sup>。宋朝屡次对其加官进爵,为唃廝囉对抗西夏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力量,也使唃廝囉对吐蕃诸部增强了号召力,这样,唃廝囉就有足够的力量和“靠山”在吐蕃诸部中迅速于河湟地区崛起,建立政权成

为必然。面对西夏国的多次威胁,北宋给予唃廝囉政治封号和经济帮助,使得唃廝囉不断派使者出使北宋,并与其子董毡多次配合宋军,乘虚打击西夏。

## 二

吐蕃王朝自842年灭亡后,其内部的论恐热和尚婢婢等军阀集团混战,使河西、陇右赤地千里,人民深受其害,急需建立一个能过安定生活的国家。有“赞普”血统的唃廝囉的出现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被李立遵、温逋奇等有政治野心的地方豪强所注意,并为之利用。后唃廝囉看清李立遵、温逋奇等豪强的真正野心,脱离他们迁徙到青唐,为巩固势力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唃廝囉地处东至秦州界,北至西夏境内,南至甘南,西至青海湖,其地盘大且地势险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利于建国。同时,青海西川、北川、南川三河汇合处水源充足,易种植农业,过赤岭西则可发展农业。农牧业结合的其经济迅速发展,为建国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朗达玛灭佛后佛教传入了河湟一带,为李立遵等豪强所青睐,为达政治上的目的,他们大力支持兴佛,使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人们的思想空间,成为人民祈求庇佑,过安定生活的精神食粮。西夏于1028年摧毁了潘罗支政权,进而威胁河湟的安定。面对西夏的威胁,唃廝囉接受了宋朝的封号和赏赐,并配合宋朝攻打西夏,从中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还解除了边患,一举两得,为建立国家积累了资本。唃廝囉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还是在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都占绝对优势,这就促使其在由弱到强的转变过程中具备了建立国家的各种可能,使建立国家成为必然。从唃廝囉国家建立的种种原因可得出,河湟唃廝囉在古代西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其在政治、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地理环境是当时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

## 参考文献:

- [1] 半一之.唃廝囉与唃廝囉政权[J].青海藏学会论文选辑(第1辑)[Z].1985.218.
- [2]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1886:123.
- [3] 祝启愿.唃廝囉-宋代藏族政权[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1.
- [4][5][6][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6)(卷247)(卷250)[M].上海:中华书局,1956.7380.7410.7512.
- [7][元]脱脱.宋史·地理志[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77.2143.
- [8][25][26][27][宋]张方平.乐全集·秦州奏唃廝囉事(卷2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665.667.668.771.
- [9][元]脱脱.宋史·吐蕃传[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77年11月:14162.
- [11][元]脱脱.宋史·地理志[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77年11月:2145.
- [1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十二·吐蕃(卷335)[M].8793.
- [12][13][宋]张方平.乐全集(卷2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675.
- [16][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西宁镇(卷64)[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5.2105.
- [15][北宋]韩琦.韩魏公集·家传[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581.
- [16][元]脱脱.宋史·兵志四(卷190)[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77.4718.
- [17][北宋]吕颐诰.忠穆集(卷8)[M].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本,1986.245.
- [18][元]脱脱.宋史·王韶传(卷87)[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77.10581.
- [19][北宋]李远.青唐录.见说郭(卷3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50.
- [20][北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2)[M].台北:高拜石著作家出版社,2005.57.
- [21][宋]张方平.乐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521.
- [22][元]脱脱.宋史·吐蕃传[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77.14164.
- [2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3)[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11月:1901.
- [2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康定元年8月癸卯条)[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2355.